

天才资本家海大富的《资本论》第一卷实践记

本文借助于《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第一卷》一书，对《资本论》第一卷的一些概念本身和它们彼此之间的联系进行了简单概括和整理。

海大富波澜壮阔的一生

我们首先假设在 18 世纪末，一个名为海大富的英国人作为“可敬的东印度公司”的一位员工，被派往印度，收取印度人民田赋。靠着高的离谱的田赋，肥了东印度公司，也肥了海大富，还有就是饿死了很多印度人。

海大富比较恋家不喜漂泊异国，带着他的第一桶金回到英国曼彻斯特市。当时英国正在实行“公有地圈围法”（马克思 2004）⁸³²，地主借以把人民的土地当做私有财产赠送给自己，许多农民失地，并且失去了生产资料，向城市游离寻求工作。之前的殖民掠夺和这里使农民与生产资料剥离的活动都是资本的原始积累。海大富适时地开办了一家棉纺织工厂，并招入多名廉价失地农民。

产品生产过程中，转变为生产资料即原料、辅助材料、劳动资料的那部分资本，在生产过程中并不改变自己的价值量，叫作不变资本。转变为劳动力的那部分资本，在生产过程中改变自己的价值。他再生产自身的等价物——体现必要劳动时间的、等同于可变资本的劳动力价值，和一个超过这个等价物而形成的余额——剩余价值。

资本主义经济的运行规律导致了资本家们无限制的竞争，竞争的强制规律又导致资本家对于增加剩余价值的不懈追求，海大富也不能免俗。

他引进了先进机器。因机器的引入，使生产力得到极大提高，另外可简单通过提高机器速度，扩大工人劳动范围——增加工人可以控制的机器数目等手段增加工人劳动强度。缩短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增加工作日中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的量的比例，由此而生产的剩余价值叫作相对剩余价值。

工人们的主粮是面包，面包是他们基本和占比较多的生活资料。恰逢英国面包业生产力大幅提高，导致面包价格下降较多，导致整个资本家阶级受益，所有的工人劳动力价值降低，这也使相对剩余价值得到提高。

海大富以前就通过直接延长工作日来获取更多利益。引入机器后，因为机器不使用所带来的没有剩余价值作为补偿的折旧费用（虽然与因为使用而带来的机器损耗相对

立)，和机器面临的无形损耗——现有机型贬值或者出现更好机器——所带来的现有机器交换价值贬值，更加促使海大富延长了工人劳动时间。通过延长工人工作日所生产的剩余价值，叫作绝对剩余价值。

随着工作强度、时长日益增大，工人们也越来越不满，常常嚷嚷着工厂要遵守劳动基本法，还要求一天工作最多十小时，还说不然就闹罢工，砸机器，上法院。海大富心想要及时制止住这股歪风邪气，就从牛津请了个砖家西尼尔来给工人们上课。砖家一张口，就知有没有，西尼尔给工人们算了一笔账，疾呼“你们工厂最后一小时才产生利润啊，海老板是活菩萨啊”，感动得工人们鼻涕一把泪一把，还没听完演讲就回去继续十二小时工作了。海大富都要被自己感动了，仔细一算，才明白西尼尔的把戏简单来说是将被消费的生产资料与转化生产资料为产品价值的劳动力，这两个本来同时进行的部份进行了分离压缩，然后只对工人付出的劳动进行了大减法，却没减去分毫生产资料的价值。

生产完商品后，就是卖商品了，我们睿智的、从不失败的资本家海大富总能顺利卖出他的商品并得到货币^①。商品出售后所得的货币额，包含海大富最初以货币形式预付的资本价值（不变资本 + 可变资本）和剥削工人劳动所得的剩余价值。海大富将剩余价值再转化为资本这叫做资本积累。具体地说，积累就是资本以不断扩大的规模进行的再生产。

海大富是个脸盲，他没有办法从相貌看出任何两个人之间的不同之处，但在他的内心中，他、是以价值来衡量和标记一切他物他人的。每件物品都有他的价值，每个人都有他的价值，每个工人都生产他们的价值。海大富心中只有价值，没有人名，没有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

有评论家指出

$$\text{剩余价值率} = \text{剥削率} = \frac{\text{剩余价值}}{\text{可变资本}} = \frac{\text{剩余价值}}{\text{劳动力价值}}$$

， 并狂言资本家追求的就是剥削率。乖乖，我们海大富是个成熟的、睿智的资本家，但绝不是一个虐待狂和剥削狂啊。他对这一无耻言论表示非常遗憾。他说一个成熟的资本家所关心的其实是利润率，也就是

$$\text{利润率} = \frac{\text{剩余价值}}{\text{不变资本} + \text{可变资本}}$$

， 虽然剥削率和利润率公式的分子是相同的，但这只是一个意外。并且作为一个成熟资本家来说，看见利润率这个公式其实是非常敬畏的，因为随着劳动力的提升，不变资本在预付资本中所占比重必将越来越大，这有可能是驱使资本主义进入利润率下降的周期性危机之一。据说一个著名的马姓学者在一本名为《资本论》第三卷的书中对此有所论述 (哈维 2014)¹⁴⁴。

^①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一般假定资本按正常方式完成自己流通过程，要到第二卷才论述资本流通过程，笔者还没有看第二卷，无法对此阐述。另外，马克思站在宏观分析角度上，还假设资本主义生产者独得全部剩余价值，没有将其分为不同类人占据的不同部分。如利润、利息、租金、税收等。

脸盲与只重利润率不重剥削率均为商品的拜物教性质。

商品价值是靠创造价值的工人劳动得以体现，但消费者购买商品时，只能看到死的物，而不知工人，这也是拜物教性质。

为了价值增殖，资本家海大富也不拥有真正的自由，他必须将利润（剩余价值）进行再投资，以实现资本的再生产，这也是商品的拜物教性质，它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替换为人与人之间的物质关系和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人们扮演的经济角色不过是经济关系的人格化，不止工人，资本家也不例外。

海大富的生意越做越大，劳动生产率明显比其他同行要高，工人们贡献的剩余价值也大。偶有工人要求涨工资时，他就说“外面劳动市场那么多人没活干，你还嫌工作时间长，工资低？”工人们立刻就不敢作声了。

海大富凭借着自己商品剩余价值比其他同行高一截的优势，略微降价就把其他同行们打的七零八落，有些同行变成了工人，有些同行把自己厂子卖给了他。人们都喜欢资本英雄，纷纷带着自己的钱来投资海大富厂子，经过一系列兼并整合，海大富成立了棉纺织托拉斯股份公司，全国棉布供应均由这个垄断的托拉斯说了算。

大卫·哈维对资本论的解读

大卫·哈维书中对《资本论》第一卷进行了辩证的导读和再评估，除对马克思的敬仰外，也结合《资本论》问世 150 余年以来世界历史和思想的变动状况，以及个人知识背景和社会、政治阅历对《资本论》一些内容做了修正或批评。

以下几点是哈维对马克思的几点解读和批评，这些解读和批评在笔者看来是务实且具进步意义的。

一，原始积累。哈维继承和发扬了罗莎·卢森堡的“资本主义的长期历史是以这种动态关系为中心的，即持续的原始积累和贯穿于《资本论》所描述的扩大再生产体系的积累动力之间的动态关系”，哈维倾向于将原始积累“称为通过剥削手段而进行的积累……特别是通过采用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策略并对自然资源的掠夺性抢劫”（哈维 2014)³²⁸⁻³³⁶。也就是说，原始积累并非是马克思认为的发生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以前，而是贯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始终的。

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又反作用于经济基础。马克思在一些著作中论述过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概念，但是从没有下过决定论。哈维认为这观点带有错误的宿命论和因果关系，失却了马克思的辩证哲学，是被马克思的“朋友和他的敌人们”误解了（哈维 2014)²¹¹⁻²¹⁸。哈维认为，根据《机器和大工业》这一章节的第 4 个脚注，与自然的关系、技术、生产方式、社会关系、日常生活的再生产、对世界的精神观念这六者是一个生态的整体，每个时刻都紧密地内化了其他所有时刻。虽然哈维在此说六者互相内化的这一框架有助于通过一个基本的方法，将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基础。笔者却感觉这恰恰是否定了历史唯物主义，希望诸位大神指导下我，答疑解惑。

根据以上说法，哈维认为马克思所说“要学会把机器和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区别开来”是错误的，因为哈维据以上六个方面互相内化的理解，认为“技术和社会关系是相互整合的”，“技术在社会整体中，不是中立的”（哈维 2014)²³⁷⁻²³⁸。

更为可悲的是，不管是不是技术决定论，当代中国相当多的拜金主义者们常把这话当做圣经，将其非常低级地曲解成财富多少决定上层建筑，从而为自己的拜金增添理论基础，真是能把马克思和他的朋友们，甚至他的敌人们气地或笑地活过来。

三，哈维针对“拜物教”的了解敏感而深刻。他常指出《资本论》中贯穿全文的显性或者隐性提及的“拜物教”现象，并对这一现象做了相当精彩的阐述。笔者在上文笔记中有所提及，在此不再赘述。

四，建立在劳动价值论之上的剩余价值论。“价格是否可以在它们的价值之外附加其他的东西？它们是否在任何情况下都会出现与价值无关，在所有范围内的量化波动，并且马克思为什么如此关注劳动价值论？……马克思在这里没有维护他自己的判断……我认为马克思可能会求助于物质基础的概念：如果每个人都试图以瀑布的壮丽场景为生，或进行良心和荣誉的交易，那么将没有人能够生存。实际生产，通过劳动过程的实际的自然变换对我们的存在至关重要……”（哈维 2014）⁶⁴。哈维认为马克思所做的论述，相比起对现实存在的资本主义的演化做一个历史性的论述来说，更多的是在进行一种逻辑的陈述（以对古典自由政治经济学的乌托邦主张的批判为基础）（哈维 2014）⁹⁴。像哈维所说，“如果你想按照马克思的原意理解《资本论》，你就必须准备好在某种程度上，按照这些原则去接受某个观点，至少直到你读到书的结尾时都应该是这样”。笔者认为，马克思的兴趣，相较于对政治经济原理的细微解析来说，其实更多将重心放在人类的异化、被剥削、被损害上，所以他不喜欢承认自己是经济学家，也不喜欢承认自己是社会学家，这两方面在他看来都无视或轻视了人类被剥削的更深层的原因和关系。也如哈维所说，马克思是有浪漫色彩的。

五，通过阶级策略提高相对剩余价值。因为政府干预劳动价值，如纽约市不对食品征税，还有在英国历史上因资产阶级压倒封建地主阶级导致《谷物法》的取消，这些有意识的阶级策略和国家干预使得工人能够获得的生活资料的数量增加了，从而造成工人劳动力价值降低，进而提高了相对剩余价值。（马克思理论框架里没有这些，他坚持对自由市场的乌托邦主义的限制性假设（哈维 2014）¹⁸³。笔者觉得对此仁者见仁吧，马克思注重更为宏观的方面和自由市场探讨，哈维提出了现实具体的操作）。

六，供需关系。哈维说，“马克思认为，供需关系在一种特定商品形成价格的变动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表面作用，但是当供求达到均衡时，他认为，供给和需求就不能解释任何事情了……这必须由完全不同的原因来解释，即凝结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或价值”（哈维 2014）¹⁸⁴。借鉴自劳动的“必要价格”（重农学派）或“自然价格”（亚当·斯密）。

七，工厂模式。哈维认为马克思受限于曼彻斯特大工厂模式，没有考察伯明翰之类地方的手工合作模式等。资本主义倾向于保留一种对劳动体系的选择。如果它们不能通过工厂体系获得足够的利润，他们就愿意回到对家庭体系的选择。哈维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个长期特点（选择）是，不同劳动体系之间的竞争，将成为追求剩余价值的斗争中资本用来对抗劳动的工具。笔者认为这一方面两人都很难说错，中国当代的互联网公司就像当时的曼彻斯特大工厂，甚至远远有过之而无不及，巨额资本量、涉及多种产业、产业链和优势产业的垄断模式等，马克思大工业的论述在这里常常高度契合。而哈维说的也无错，真正的资本市场，是活跃的，多样的，像马克思所说是革命性的生产方式。这方面现实的经验已经足以脱离理论直接证明这点（哈维 2014）²⁴⁵。

经典原文

这个领域确实是天赋人权的真正伊甸园。那里占统治地位的只是自由、平等、所有权和边沁^①。自由！因为商品例如劳动力的买者和卖者，只取决于自己的自由意志。他们是作为自由的、在法律上平等的人缔结契约的。契约是他们的意志借以得到共同的法律表现的最后结果。平等！因为他们彼此只是作为商品占有者发生关系，用等价物交换等价物。所有权！因为每一个人都只支配自己的东西。边沁！因为双方都只顾自己。使他们连在一起并发生关系的唯一力量，是他们的利己心，是他们的特殊利益，是他们的私人利益。正因为人人只顾自己，谁也不管别人，所以大家都是在事物的前定和谐下，或者说，在全能的神的保佑下，完成着互惠互利、共同有益、全体有利的事业（马克思 2004）²⁰⁴。

作为资本家，他只是人格化的资本（拜物教）。他的灵魂就是资本的灵魂。而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这就是增值自身，创造剩余价值，用自己的不变部分即生产资料吸吮尽可能多的剩余劳动。资本是死劳动，它像吸血鬼一样，只有吸吮活劳动才有声明，吸吮的活劳动越多，他的生命就越旺盛（马克思 2004）²⁶⁹。

孤立的工人，“自由”出卖劳动力的工人，在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定成熟阶段上，是无抵抗地屈服的。

在一种商品上只应耗费生产该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在商品生产的条件下表现为竞争的外部强制（马克思 2004）⁴⁰⁰。

一切发达的、以商品交换为中介的分工的基础，都是城乡的分离。可以说，社会的全部经济史，都概括为这种对立的运动。

但是人口密度是一种相对的东西（交通工具的水平可以改变密度）（马克思 2004）⁴⁰⁸。

像其他一切发展劳动生产力的方法一样，机器是要使商品便宜，是要缩短工人为自己花费的工作日部分，以便延长他无偿地给予资本家的工作日部分。机器是生产剩余价值的手段（马克思 2004）⁴²⁷。

大工业必须掌握它特有的生产资料，即机器本身，必须用机器来生产机器。这样，大工业才建立起与自己相适应的技术基础，才得以自立（马克思 2004）⁴⁴¹。（大卫·哈维：在机器帮助下的生产机器的能力，是羽翼丰满、动态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技术基础）

只有在机器的价值和它所代替的劳动力的价值（不是有用劳动）之间存在差额的情况下，机器才会被使用（马克思 2004）⁴⁵¹。

但因为资本是天生的平等派，就是说，它要求把一切生产领域内剥削劳动的条件的平等当作自己的天赋人权（马克思 2004）⁴⁵⁷。

在自动工厂里，代替工场手工业所特有的专业化工人的等级制度的，是机器的助手所要完成的各种劳动的平等化或均等化的趋势，代替局部工人之间的人为差别的，主要是年龄和性别的自然差别（马克思 2004）⁴⁵⁷。

不是工人使用劳动条件，而是劳动条件试用工人，不过这种颠倒只是随着机器的采

^① 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公元 1748 年 2 月 15 日—公元 1832 年 6 月 6 日）是英国的法理学家、功利主义哲学家、经济学家和社会改革者。有用哲学即功利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对他来说，个人的利益是一切行动的动力。然而，一切利益，如果正确加以理解，又处于内在的和谐状态中。各个人的正确理解的利益也就是社会的利益。

用才取得了在技术上很明显的现实性 (马克思 2004)⁴⁸⁷。

一旦与大工业相适应的一般生产条件形成起来，这种生产方式就获得一种弹性，一种突然地跳跃式地扩展的能力，只有原料和销售市场才是它的限制 (马克思 2004)⁵¹⁹。

大工业从技术上消灭了那种使一个完整的人终生固定从事某种局部操作的工场手工业分工，而同时，大工业的资本主义形式又更可怕地再生产了这种分工 (马克思 2004)⁵⁵⁷。

现代工业从不把某一生产过程的现存形式看成和当作最后的形式。因此，现代工业的技术基础是革命的，而所有以往的生产方式的技术基础本质上是保守的 (马克思 2004)⁵⁶⁰。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同时为一种新的更高级的综合，即农业和工业在它们对立发展的形态的基础上的联合，创造了物质前提 (马克思 2004)⁵⁷⁹。

然而实际上正好相反，劳动生产率和劳动强度的变化，或者是在工作日缩短以前，或者是紧接着在工作日缩短以后发生的 (马克思 2004)⁶⁰¹。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迫使每一个企业实行节约，但是它的无政府状态的竞争制度却造成社会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最大的浪费，而且也产生了无数现在是必不可少的、但就其本身来说是多余的智能 (马克思 2004)⁶⁰⁵。

可变资本不过是工人为维持和再生产自己所必须的生活资料基金或劳动基金的一种特殊的历史的表现形式；这种基金在一切社会生产制度下都始终必须由劳动者本身来生产和再生产 (马克思 2004)⁶⁵⁵。

一旦劳动力由工人自己作为商品自由出卖，这种结果就是不可避免的。但只有从这时起，商品生产才普遍化，才成为典型的生产形势；只有从这时起，商品生产才普遍化，才成为典型的生产形式；只有从这时起，每一个产品才一开始就是为卖而生产，而生产出来的一切财富都要经过流通。只有当雇佣劳动成为商品生产的基础时，商品生产才强加于整个社会；但也只有这时，它才能发挥自己的全部潜力 (马克思 2004)⁶⁷⁷。

在生产的巨流中，全部原预付资本，与直接积累的资本即重新转换为资本的剩余价值或剩余产品比较起来，总是一个近于消失的量。……全部现存的资本都是积累起来的或资本化的（全部原预付资本的）利息，因为利息不过是剩余价值的一部分 (马克思 2004)⁶⁷⁸。

它们越是整个地被使用而只是部分地被消费，那么，它们就越是像我们在上面说过的自然力如水、蒸汽、空气、电力等等那样，提供无偿的服务。被活劳动抓住并赋予生命的过去劳动的这种无偿服务，会随着积累规模的扩大而积累起来 (马克思 2004)⁷⁰²。

资本的积累就是无产阶级的增加……

应当使工人免于挨饿，但不应当使他们拥有任何可供储蓄的东西。……因为对一切富裕民族有利的是：绝大部分穷人永远不要无事可做，但要经常花光它们所收入的一切……要使社会（当然是非劳动者的社会）幸福，使人民自己满足于可怜的处境，就必须使大多数人既无知又贫困。知识会使我们产生更大和更多的愿望，而人的愿望越少，他的需要也就越容易满足 (马克思 2004)⁷⁰⁹。

如果工人阶级提供的并由资本家阶级所积累的无酬劳动量增长的十分迅速，以致只有大大追加有酬劳动才能转化为资本，那么，工资就会提高。而在一切情况不变时，无酬劳动就会相应地减少。但是，一旦这种减少达到这样一点，即滋养资本的剩余劳动不

再有正常数量的供应时，反作用就会发生：收入中资本化的部分减少，积累削弱，工资的上升运动受到反击。可见，劳动价格的提高被限制在这样的界限内，这个界限不仅使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不受侵犯，而且还保证资本主义制度的规模扩大的再生产。可见，被神秘化为一种自然规律的资本主义积累规律，实际上不过表示：资本主义积累的本性，决不允许劳动剥削程度的任何降低或劳动价格的任何提高有可能严重地危及资本关系的不断再生产和它的规模不断扩大的再生产（马克思 2004）⁷¹⁶。

不管是条件还是结果，只要生产资料的量比并入生产资料的劳动力相对增长，这就表示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因而，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表现为劳动的量比它所推动的生产资料的量相对减少，或者说，表现为劳动过程的主观因素的量比它的客观因素的量相对减少（马克思 2004）⁷¹⁸。

积累一方面表现为生产资料和对劳动的支配权的不断增长的积聚，另一方面，表现为许多单个资本的互相排斥。

社会总资本这样分散为许多单个资本，或它的各部分间的互相排斥，又遇到各部分间的互相吸引的反作用。这已不再是生产资料和对劳动的支配权的简单的、和积累等同的积聚（单个资本的表现）。这是已经形成的各资本的积聚，是它们的个体独立性的消灭，是资本家剥夺资本家，是许多小资本转化为少数大资本。

竞争斗争是通过使商品便宜来进行的。在其他条件不变时，商品的便宜取决于劳动生产率，而劳动生产率又取决于生产规模。因此，较大的资本战胜较小的资本。其次，我们记得，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在正常条件下经营某种行业所需要的单个资本的最低限量提高了。因此，较小的资本挤到那些大工业还只是零散地或不完全地占领的生产领域中去。在那里，竞争的激烈程度同互相竞争的资本的多少成正比，同互相竞争的资本的大小成反比。……信用事业，随同资本主义的生产而形成起来……很快它就成了竞争斗争中的一个新的可怕的武器，最后，它转化为一个实现资本集中的庞大的社会机构。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和积累的发展，竞争和信用——集中的两个最强有力的杠杆，也以同样的速度发展起来（马克思 2004）^{722,723}。

资本积累最初只是表现为资本的量的扩大，但是以上我们看到，它是通过资本构成不断发生质的变化，通过减少资本的可变组成部分来不断增加资本的不变组成部分而实现的（马克思 2004）^{722,723}。

资本主义积累不断地并且同它的能力和规模成比例地生产出相对的，即超过资本增殖的平均需要的，因而是过剩的或追加的工人人口（马克思 2004）⁷²⁶。

工人人口本身在生产出资本积累的同时，也以日益扩大的规模生产出使他们自身成为相对过剩人口的手段。……事实上，每一种特殊的、历史的生产方式都有其特殊的、历史地发生作用的人口规律。抽象的人口规律只存在于历史上还没有受过人干涉的动植物界。

过剩的工人人口是积累或资本主义基础上的财富发展的必然产物，但是这种过剩人口反过来又成为资本主义积累的杠杆，甚至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的一个条件。过剩的工人人口形成一支可供支配的产业后备军，他绝对地从属于资本，就好像它是由资本出钱养大的一样（马克思 2004）⁷²⁸。

每一个资本家的绝对利益在于，从较少的工人身上而不是用同样低廉或甚至更为低

廉的花费从较多的工人身上榨取一定量的劳动。在后一种情况下，不变资本的支出会随着所推动的劳动量成比例地增大，在前一种情况下，不变资本的增长则要慢得多。生产规模越大，这种动机就越具有决定意义。他的力量随资本积累一同增长。

法国 1850 年 9 月 5 日的十二小时工作日法令是临时政府 1848 年 3 月 2 日法令的资产阶级化的翻版；这个法令适用于一切作坊（马克思 2004）³¹⁹。

“至于个人受教育的时间，发展智力的时间，履行社会职能的时间，进行社交活动的时间，自由运用体力和智力的时间，以至于星期日的休息时间，——这全都是废话！但是，资本由于无限度地盲目追逐剩余劳动，像狼一般地贪求剩余劳动，不仅突破了工作日的道德极限，而且突破了工作日的纯粹身体的极限。”（马克思 2004）³⁰⁶

《1861 年爱尔兰面包业委员会的报告》中提到，“委员会认为，把工作日延长到 12 小时以上，是横暴地侵犯工人的家庭生活和私人生活，这就侵犯一个男人的家庭，使他不能履行他作为一个儿子、兄弟、丈夫和父亲所应尽的家庭义务，以致造成道德上的非常不幸的后果。12 小时以上的劳动会损害工人的健康，使他们早衰早死，因而造成工人家庭的不幸，恰好在最必要的时候，失去家长的照料和扶持。”（马克思 2004）²⁹²

工人阶级中就业部分的过度劳动，扩大了它的后备军的队伍，而后者通过竞争加在就业工人身上的增大的压力，又反过来迫使就业工人不得不从事过度劳动和听从资本的摆布。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从事过度劳动迫使它的另一部分无事可做，反过来，它的一部分无事可做迫使他的另一部分从事过度劳动，这成了各个资本家致富的手段，同时又按照与社会积累的增进相适应的规模加速了产业后备军的生产。

决定工资的一般变动的，不是工人人口绝对数量的变动，而是工人阶级分为现役军和后备军的比例的变动，是过剩人口相对量的增减，是过剩人口时而被吸收、时而又被游离的程度（马克思 2004）⁷³³。

（马克思驳斥教条的经济学）可是，在真正有劳动能力的人口因工资提高而可能出现某种实际增长以前，已经一再经过了这样一个时期，在这个时期必然发生工业战，展开厮杀，并且决出胜负（马克思驳斥教条的经济学）（马克思 2004）⁷³³。

产业后备军在停滞和中等繁荣时期加压力于现役劳动军，在生产过剩和亢进时期又抑制现役劳动军的要求。所以，相对过剩人口是劳动供求规律借以运动的背景。它把这个规律的作用范围限制在绝对符合资本的剥削欲和统治欲的界限之内（马克思 2004）⁷³⁶。

工人数量的自然增长不能满足资本积累的需要，但同时又超过这种需要，这是资本运动本身的一种矛盾（少年、成年、中年、老年工人）。

这种社会需要，是通过早婚这一大工业工人生活条件的必然后果，并通过剥削工人子女以奖励工人生育子女的办法来满足的。

资本主义生产一旦占领农业，或者依照它占领农业的程度，对农业工人人口的需求就随着在农业中执行职能的资本的积累而绝对地减少，而且对人口的这种排斥不像在非农业的产业中那样，会由于更大规模的吸引而得到补偿。因此，一部分农村人口经常准备着转入城市无产阶级或制造业无产阶级的队伍（马克思 2004）⁷³⁹。

社会的财富即执行职能的资本越大，它的增长的规模和能力越大，从而无产阶级的绝对数量和他们的劳动生产力越大，产业后备军也就越大。可供支配的劳动力同资本的

膨胀力一样，是由同一些原因发展起来的。……这种后备军越大，常备的过剩人口也就越多，他们的贫困同他们所受的劳动折磨成反比。最后，工人阶级中贫苦阶层和产业后娘平台大，官方认为需要救济的贫民也就越多。这就是**资本主义积累的绝对的、一般的规律**。像其他一切规律一样，这个规律的实现也会由于各种各样的情况而有所变化，不过对这些情况的分析不属于这里的范围（马克思 2004）⁷⁴²。

那时人们被迫从事劳动，因为他们是别人的奴隶；而现在，人们被迫从事劳动，因为他们是自己需求的奴隶（马克思 2004）⁷⁴⁵。

所谓原始积累只不过是生产者和生产资料分离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所以表现为“原始的”，因为它形成资本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方式的前史（马克思 2004）⁷⁴⁵。

掠夺教会地产，欺骗性地出让国有土地，盗窃公有地，用剥夺方法、用残暴的恐怖手段把封建财产和克兰财产转化为现代私有财产——这就是原始积累的各种田园诗式的方法。这些方法为资本主义农业夺得了底盘，使土地与资本合并，为城市工业造成了不受法律保护的无产阶级的必要供给（马克思 2004）⁸⁴²。

只有大工业才用机器为资本主义农业提供了牢固的基础，彻底地剥夺了绝大多数农村居民，使农业和农村家庭手工业完全分离，铲除了农村家庭手工业的根基——纺纱和织布（马克思 2004）⁸⁵⁸。

公债成了原始积累的最强有力的手段之一。它像挥动魔杖一样，是不生产的货币具有了生殖力，这样就使它转化为资本。

用国家的名义装饰起来的大银行，从一产生起就只不过是私人投机家的公司，它们支持政府，依靠取得的特权能够把货币贷给政府。因此，国债积累的最准确的尺度就是这些银行的股票的不断涨价。

随着国债的产生，国际信用制度出现了。国际信用制度常常隐藏着这个或那个国家原始积累的源泉之一。（劫掠！）

因为国债是依靠国家收入来支付年利息等等开支，所以现代税收制度就成为国债制度的必要补充。借债使政府可以应付额外的开支，而纳税人又不会立即有所感觉，但借债最终还是要求提高税收。另一方面，由于债务一笔接着一笔的积累而引起的增税，又迫使政府在遇到新的额外开支时，总是要借新债。因此，以对最必要的生活资料的课税（因而也是以它们的昂贵）为轴心的现代财政制度，本身就包含着税收自行增加的萌芽（马克思 2004）⁸⁶⁵。

附录 A 参考文献

哈维 大, 2014. 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 第一卷[M]. 刘英,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ISBN: 9787532763610.

马克思 卡, 2004. 资本论: 第一卷 (共三卷) [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ISBN: 9787010041155.